

集部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一

諸相上

張鄆王通古 一首 補

補金史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遁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

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彦宗知其才召為樞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幹知其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已何心求用哉宗幹為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充詔諭江南使使宋歸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天德初遷行臺左

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瀋王海陵御下嚴厲未嘗假詞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寳欲去張浩張暉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寳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

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為僧校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為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為儀表何不師之乃召杖法寶於朝堂正隆二年以司徒致仕封曹王卒年六十九

靈壁寺

萬壑千巖裏林開一徑深數年勞想望此日快登臨勝

境情難盡危塗力不任樓臺相映抱松柏自蕭森花散諸天雨燈傳古佛心鶴泉寒漱玉園地舊鋪金石磴崎嶇上桃谿窈窕尋淵明能止酒叔夜况攜琴所恨無長暇徒勤惜寸陰清宵誰我伴爽興但孤斟

劉曹王豫 七首 補二首

豫字彥由阜城人仕宋知濟南府事汴京下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宋滅楚更立彥由國號齊建元阜昌八年廢為蜀王遷黃龍府改封曹有

集十卷行於世二子鱗挽孫通海陵朝參知政
事四世孫瑛今在太原
臣元釪謹按豫仕宋至郡守後入金繼邦昌為
齊帝比於邦昌蓋殘烈焉前既背宋而終亦非
金之幹臣反覆借冒婦孺之所不齒而好問録
金相首登其詩者以為宋臣齊帝豫皆不得而
有之登之金廷其辜自狀耳昔人謂中州一集
寓史筆於採風信哉

雜詩六首

竹塢人家瀕小溪數枝紅杏出疎籬門前山色帶烟重幽鳥一聲春日遲

風荷柄柄弄清香輕薄沙禽落又翔紅日轉西漁艇散一川山影暮天涼

古渡停驂日向沈凄涼歸思梗清吟碧山幾點塞天濶紅葉一林秋意深

倚巖蕭寺據危崖丈室軒窓面水開雪霽暮寒山月上

數竿修竹一枝梅

畫色晴明著色圖山光凝翠接平湖烟嵐自古人難畫
遠即深深近却無

寒林烟重暝棲鴉遠寺疎鐘送落霞無限嶺雲遮不斷
數聲和月到山家

客館

雪消北嶺安排暖寒入東風阻節春絶塞亂山圍古驛
他時說著也愁人

題泗泉

泗泉奇且輿聲勢各喧豗虎豹巖邊去蛟龍窟裏來混流烟作陣巧激雪成堆派必人疏導源應鬼鑿開乍深濤不起縈繞浪相催可把江心比嘗將海眼猜始微纔迸玉終𡻕若奔雷澗為寒無弃丘因潤有苔已觀離竇側俄見過城隈石勁崖難漱沙虛岸易頽邇雖逾濟漯遐亦到蓬萊洗鉢僧常至乘槎客未回我來源際瞰誰自谷中推洶湧曾浮磬潺湲好泛杯狹寧容蟻穴湍可

暴魚腮擘華非夫爾排淮乃力哉傍如巫女峽上類楚
陽臺漏澤空神異襄陵但水災林幽多鳥鵲地僻少塵
埃重愛茲佳趣題詩愧不才

蘇門一首

太行雄偉赤霄逼枝分蘇門為肘腋孕奇產秀氣蟠鬱
湧作琉璃十頃碧初疑驪龍蟄山趾仰噴明珠飛的皪
忽如湘靈理新粧大盤開匣作磨拭峰巒倒影浸雲烟
蘋藻照沙改顏色相輝一段佳風月餘潤幾州分動植

昔聞隱淪神仙人高標清與溪山敵悠悠往事散浮雲嘯有遺臺行有跡我居東秦濟水南無限泉池日親炙一行作吏別經年情思塵埃何處滌靈祠因禱來憑欄頓爽骨毛決胸臆飄飄蘭舟七八客樽俎笙簫隨分入勝槩繽紛眼不供恨之魯戈揮晷刻歸城簿領厭沈迷春睡每酣魂夢適心約他時杖屨遊醉漱溪流枕溪石

附中興紀事本末濟南府守臣劉豫者阜城人

中元符第嘗為臺官因論禮制局事道君上曰

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於外至是纔復為郡時金師來攻豫遣其子麟部兵出戰為金所圍豫檄通判張東援之金解去尼瑪哈乃遣人啗豫以利豫即詣軍前通欵

附中興紀事本末豫初僭位作楮幣自一貫至百貫皆識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後八年而廢

附偽齊録謂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

大名遂起四郡强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以境内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衛官曰翼衛曰勲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

附大金國志西京兵士賣玉注椀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知得於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山陵金人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

及無主墳墓中物

附三朝北盟會編劉豫初僭立奔附者衆識者識之曰濃磨一鋌兩鋌墨畫出千年萬年樹悞得百鳥盡飛來踏枝不着空飛去輕薄子撰造詩曲指為笑端不可勝記

附河間府志讀書堂在阜城縣北墉下劉齊王讀書於此元學士王惲詩當年齊相讀書堂此日金華表佛幢碧色尚餘書帶草綺疏猶是聚

螢窓

附秋澗集劉元輔話髮齋祖塋在阜城南十二里謂之御莊至今石馬在馬明日次元州陳教授又説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見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婦翁亦見以女妻之資藉之力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為名或者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

杜丞相充一首

充字公美相州人仕宋知滄州歸國拜尚書右丞相領中山行臺以壽終

壓

汩汩勞生為爾忙只除不到白雲鄉步回洛浦生羅襪歌斷秦樓簌杏梁閒撲衣襟迷遠望靜穿窗隙鎖斜陽帝城別有風流在輦路春風十里香

附大金國志宗盤之難達蘭預謀時方握兵在外難以遽誅仍除達蘭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

僉書杜充為右丞相命下達蘭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而叛

附中興紀事本末初金以余覩之叛收平州守郭藥師相州守杜充平陽總管蕭慶皆下元帥府獄既而悉免之惟雲中副留守李處能預謀族誅左副元帥尼瑪哈問杜充爾欲南歸耶充曰他人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尼瑪哈顧諸酋笑

之時金主晟已至中京欲遂之燕雲以余覩亂復還本土至是副元帥而下知其主已回亦各歸所部

虞令公仲文 一首

仲文字質夫世南之裔武州寧遠人仕為遼相歸朝授樞密使平章政事封秦國公四歲作詩賦煎餅有魚目蟬聲之句人以神童目之

雪花 四歲作

瓊英與玉蘂片片落前池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

附圖繪寶鑑虞仲文畫人馬墨竹學文湖州

張丞相孝純一首

孝純字永錫滕陽人宣和末知太原國兵圍守

踰年人相食幾盡乃下朝廷憐其忠授相職後

以相齊致仕汴京建行臺起為左丞相踰年得

請歸鄉里二兄尚安健鄉人為作三老圖卒謚

安簡子公藥字元石昌武軍節度副使致仕孫

觀字彥國世為文章家曾孫厚之字茂弘承安

二年進士

中運使寄酒清明日到以詩謝之

芳樽到日恰清明似與嘉辰默計程擬助林園延勝賞

肯容桃李落繁英老來官爵渾無味閒裏杯盤却有情

見說使車臨岱麓儻能相過共飛觥

附中興紀事本末金人既割河南之地以歸宋

遂移行臺尚書省於大名府仍遣行臺左丞相

張孝純赴闕孝純自慙乃白右副元帥烏珠願
歸徐州致仕而卒
附林泉野記張孝純徐州人登元祐四年第工
詩有文武材略宣和末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
撫使靖康初尼瑪哈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於必
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總管王禀以死守遥授
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後河東諸郡相繼陷
没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金金立劉豫於北京

以孝純為左丞相紹興四年上密詔孝純與李鄴李

儔等令拔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竟不至及

金廢劉豫留孝純京師既而議和歸我河南州

縣又詔孝純赴闕孝純慚懼請於金乞致仕歸

徐州而卒

附金節要孝純守太原幾年而破執至尼瑪哈前

逼令拜之孝純曰元帥乃金國大臣某乃大宋

國大臣豈有拜禮事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耶

尼瑪哈不能強之因因歸雲中此與哥舒翰潼關之敗屈節於祿山遠矣孝純之得還也時正在雲中目覩其詳是歲五月六日尼瑪哈謂孝純曰公如此無治生事秋當還公於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旦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葢時尼瑪哈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尼瑪哈遣人送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

使宇文虚中送孝純詩有閈里共驚新素髮兒童重整舊斑衣之句則衆莫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同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弟孝中孝立及諸姪鄉人竟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有拜相之命當是之時孝純睨於親愛懼於還金因而以喪晚節於罪固莫可逃然比之充

豫之輩固有間矣

張左相汝霖一首

汝霖字仲澤遼陽人家世貴顯父浩字浩然以門資仕揚歷中外遂升端揆進拜太師封南陽郡王五子仲澤平章政事華國公汝為字仲宣河北東路轉運使汝翼仕不達皆進士也汝方字仲賢自號丹華老人汝猷字仲謀俱至宣徽使父子兄弟各有詩傳於世王子端内翰太師

之外孫其淵源有自云

春溪一首

黯黯春愁底處消小桃無語半含嬌東風不管前溪水暖緑溶溶拍畫橋

附畫史會要張汝霖善墨竹師黄華

劉右相長言一首

長言字宣叔東平人宋相莘老之孫而學易先生斯立之猶子也父蹟年三十五終於儀真令

工詩能文有南榮集傳東州今獨余家有之宣

叔正隆宰相詩文能世其家今不復見矣

通叔以詩送古鏡爲長言生日之壽次韻謝之

綵衣禄隱非臞仙猶有向來文字緣都城一别兩歲晚

寄聲勞苦常相先人間始生俗禮重而我永感方頽然

遠憑詩句致奇物欲挽暮景廻虞淵規摹九寸函大方

古製不作菱花妍開奩拂拭愧陋質但喜虹氣浮晴天

夫君久要心不遷期與鐵杖論清堅保身賴此孤月圓

明年上印行歸田

附元好問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學易先生詩絶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閒閒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二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為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

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辛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録之以備遺忘亂後惟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

右相耶律履一首

履字履道東丹王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於陰陽歷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

索為恥遂不就舉廕補國史掾興陵朝累遷薊州刺史入翰林為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尚書特賜孟宗獻牓進士第俄預淄王定冊功拜參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卒年六十一興陵嘗問宋名臣孰為優履道以蘇端明軾對上曰吾聞軾與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姬侍非禮之甚尚何足道耶履道進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戲笑之間亦何得深責世徒知

軾之詩文人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才求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録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刋行自號忘言居士有集傳於世三子𢋇才武廟署令善才工部尚書楚才中書令四孫鈞鋐鏞鑄

補金史伊喇履五歲時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耶

凡德元竒之後章宗喜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
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
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

史院從事日感懷

不學知章乞鑑湖不隨老阮醉黄壚試從麟閣諸賢問
肯屑蘭臺小史無一戰得侯輸妄尉長身奉粟媿侏儒
禁城鐘定燈花落坐撫塵編惜壯圖

附元遺山集伊喇履善契丹大小字譯經解達

而理得大定初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别以女直字傳之履在選中獨主其事更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

附畫史會要伊喇履善畫蘭兼善畫扇及人馬

附金詩紀事案五代史契丹以其所居横帳地名為姓曰錫里錫里譯者謂之耶律又遼史本紀太祖姓耶律氏國語解云有謂始興之地曰錫里譯者以錫里為耶律故國族皆以耶律為

姓又有言以漢字書者曰耶律以契丹字書者曰伊喇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伊喇楚材湛然集三十五卷又耶律楚材集十二卷一列於金一列於元以一人為二人甚失考據又金史國語解伊喇漢姓曰劉

張平章萬公一首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政人為立祠入為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

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累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彰國軍節度使召為大興尹拜參知政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艱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為相知大體有敦龎耆艾之目既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卒於家謚文貞繪像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廷

補金史萬公父彌學夢至一室牓曰張萬相公

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

戊戌二月中旬登稷山清樹

問囚推案朝還暮危坐不知春淺深今日檐間看風色

一株紅杏暗驚心

附元好問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故

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為其言先大父之卒參

知政事高公子約為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

之事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

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
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
國有經綸之業雖風流未遠而人代既遷徵良
史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垂盡瞻言丘壠
旌紀寂寥好退無所似肖不能奉揚徽烈負纍
蒙累無以自處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
瞑目為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竊自念言不腆
之文顧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繼於高公之

文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益金
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書令而下
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為宰相尚書左右丞
參知政事二人為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屬外
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預心腹之謀者為多漢
胥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則又次
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繫人望焉爾軒
輊之權既分疎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迹處乎危

疑之間難入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茍容為得計循默為知體矣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琚董右丞師中胥莘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歷仕四朝再秉鈞軸不難於他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篤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表百僚敦龎耆艾足以鎮國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

公為稱首夫善化一鄉智效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秉筆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為東阿人曽祖諱睎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青榮祿大夫

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匱贈金紫光禄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彌學篤於學問以尚書為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嘆曰丈夫寧老於童子彫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常銘其左右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為名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

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公幼穎悟號稱博
聞强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潁
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
縣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羣起公有策禦之盜爲
衰止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路辰濼鹽司
判官課最起淄川長山令去官之日百姓爲之
立祠十年充尚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西路轉
運司都勾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

寧軍節度副使二十一年召為尚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殆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乃真受焉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中敷奏詳明不為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詔以遺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為河南路提刑使不期年御史臺奏課為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時明昌

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為后臺諫以為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遺路鐸翰林修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不相容卿以為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為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為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內觀察使其後

立后議寢上思公言召為大興府尹二年九月
拜參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
許未幾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
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為言乃
聽歸侍六年起為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
出公為之平物價寛民力比他州所費省者什
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
南尹河中之人為建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

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衂凡以軍士所給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充饑寒者所以無關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畧以為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撫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弊

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
養軍可斂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
兵士失於選擇强弱不别而使之同田而共養
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
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
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冐地之已括者召
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
被奪之怨矣不從即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

兩月且以尚醫調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遷榮禄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廷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閤門祇候又改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者他相莫與為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頻上章告老寧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别故耶何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他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禄大夫三月歷舉朝

賢之可代已者求去甚力上為感動中使宣旨朕初即位首命卿入政府繼遷相位以卿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機務相勞今去意既堅不得不屈朕以從卿耳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山西路宣撫

使便宜行事公爲之布教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寛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埸毋敢妄動涖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既定即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崇進以榮其歸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灑掃庭内曰吾將逝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戒子孫以貴薄尚儉而已尋卒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賻贈加等祭

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攷行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月二日舉公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祔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衍慶宫配享章宗廟庭公資朴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沉默自養平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欷歔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為感動夫

人前殁章宗欲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潔居終身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與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州縣則治化清淨不事科罰而人有畏愛之實在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為大臣之體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在相位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

體故能不動聲色而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茲見之故嘗論公平生
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興存亡者有二事焉
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田
不難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
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
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癰疽計日
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為重

者人視之以為血讐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眄之頃皆狠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蓋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為不可獨上以為可故公之言易為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為可而公獨以為不可故難為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為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受書三往雞鳴濟北有期迺祠嘉平神物

不亡時出效靈轂城之張帝傳載生帝傳維何
文貞壽公木訥之剛朴魯之忠以靜而應以介
而通悃愊無華安事勇功郎署擢長憲臺進貳
相業之良興陵所試大定之治講若晝一公如
曹參守而勿失守而勿失民以寧謚賜則隂受
跡容致詰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孫受之曷不
究之在昔所難在聽思聰烏羣於前孰知雌雄
兵以農戰國從本固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一言

之微邦可以興作法於貪弊將曷勝悔罔後及
忠無前寤我思古人愛而莫助黄山之陽喬木
蒼蒼公墓有碑千載滂滂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二

孫太師鐸 一首

鐸字振之恩州人大定十三年進士明昌中擢戸部尚書時已有相望及考滿以戸曹繁重且未有可代者特旨進一官再任而同列二人俱以入相矣振之賀席中戲舉青州老柏院布衣張在詩云南隣北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

惟有廷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為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有以詩送之者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隣北里牡丹開聞者皆大笑振之後入政府遷尚書右丞卒贈太子太師作詩甚多其賦玉簪有披拂秋風如有待裴回涼月更多情之句甚為詩家所稱

癸亥清明日

翛然一室暗塵凝兀兀端如打坐僧習氣未除私自笑

短檠還對讀書燈

董右丞師中 一首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洛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而以通材濟之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為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一日德州教授田庭方上書言事云大臣持禄近臣怙寵此言路之所以塞也道陵顧謂紹祖言大臣持禄當謂公等近臣怙寵者為

誰時喜兒侍立殿上紹祖側笏指之曰莫非謂李喜兒之屬否上頷之紹祖嘗言作宰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少日以詼諧得名及在相位亦未嘗廢談笑然不害其為國朝名相也俄致政賜第京師後三年卒有燕賜邊部詩傳於世紹祖師王內翰彥潛而與之同牓登科彥潛沒後待其子思禮殷重不減骨肉論者謂孫鐸振之事其兄明之張彀伯英愛其弟伯玉舉

世無與為比至於紹祖之待其師之子則古所未有也有漳州集傳於家

補金史師中乞致仕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塚許之且命賦寒食過家上塚詩

自臨洮還

臨潭仍是漢家城（漢家城在臨潭羌人所稱）積石相望十驛程西畧河源東並海此身何地不經行（紹祖之孫濟剛記此詩末句又作塵埃風雨歎）

勞生

梁參政瑝一首

瑝字國寶別字瑩中范陽人大定十六年進士歷州縣稍遷警廵使治尚嚴肅權貴斂迹朝廷知其才累試繁劇由中都路轉運使拜戸部尚書俄參知政事資方正敢言大事北兵動立和議人有笑其懦者卒如其言未幾卒於位虎賊咤曰梁瑝在族矣其為人可知

留題長平驛

秦趙均為失霸圖起何殘忍括何愚殺降未見無禍者累將其能有種乎日暮悲風噎丹水夜深寒月照頭顱山名快心千載杜郵劍人所誅耶鬼所誅也

賈左丞益謙一首

益謙字亨甫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宣宗朝參知政事出知濟南移鎮河中南渡後召拜左丞尋致仕居鄭州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廟實

録遂及衛紹王初虎賊既行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絶之虎實無罪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信甫上章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徐羨之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之事為諱及是謂亨甫大安中嘗拜御史中丞宜知衛王事乃差編脩官一人就訪之亨甫知其旨謂來者言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逆而世宗皇帝立大

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墊惡者得美仕史官脩實録誣其淫毒狠鷙遺臭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餙吾言以實吾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大三年年八十卒子賢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仕今一孫仲明在東平

補歸潛志守謙字彦亨東平人擢第蒞官以能

稱章宗時為諫議大夫皇叔鎬王以疑忌下獄
公力爭士論直之大安末拜參知政事南渡進
右丞遷左丞致仕卒

贈答史院從事

見說才明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
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在子當傳
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

丞相壽國公高汝礪一首

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大定中進士揚歷中
外居户曹三司為最久相宣宗十年小心畏慎
夙夜匪懈篤於古人造膝詭辭之義謀謨周密
人莫得而閒元光末宣宗上仙公亦卒於位君
臣之契義均同體者於斯見之平生嗜讀書南
渡之後機務倥偬未嘗一日廢書不觀臨終留
詩有寄謝東門千樹柳安排青眼送行人之句
時年七十一有旨配享宣宗廟庭至今士論謂

公才量渾厚足為守成之良相恨所遭不時耳
補歸潛志汝礪字巖夫應州人擢第入仕有能
名嘗為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戸部專掌財賦
遷尚書改三司副使倡行鈔法以代貨泉宣宗
南渡拜參知政事遷左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
相封壽國公正大初卒於位年七十餘為人慎
密廉潔能結人主知守格法循黙避事不肯彊
諫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壽考康寧當世

莫及金國以來書生當國者惟公一人耳

補歸潛志巖夫在相位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

會鄉里交舊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

避嫌不赴余方弱冠為作詩以公頗負謗且勸

其退休也公得詩大喜趣召余迎謂余曰解道

青雲自致不須階邪又撫余背曰汝費字如何

下來蓋余詩云青雲自致不須階十稔從容位

上台負荷一堂森柱石調和衆口貴鹽梅勤勞

密邇三朝重壽考康寧七秩開家道盍昌孫有息綵衣扶杖好歸來雷希顏為作序亦有乘天眷未衰可以引去之語後余將歸淮陽復獻書勸其舉一人自代可得致政歸然公竟卒相位不能從也

補金史高汝勵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廻避上所御涼扇墮案下汝勵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出上謂宰臣曰高汝勵

不進扇可謂知體矣

補金史世宗謂人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以才濟之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為然他日復謂宰執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為難得若言巧心偽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謂之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以為然

雨後

時雨雨三日田家家萬金有年天子慶憂國老臣心

胥鼎一首

鼎字和之代州繁畤人父持國大定中為太子司藏有功母后家章宗即位擢拜尚書右丞和之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初都城受兵由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宣宗即位除泰定軍節度使不赴改判大興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

渡出為汾陽軍節度使移知平陽權河東南路
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兼職如故五
年正月朝京師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臺闕
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温國公致政封英行
臺衛州以病卒於位雷希顔為作神道碑云黄
霸為良吏稱首及為丞相與張敞論列功名大
減王允當漢祀之衰計誅董卓近古社稷臣然
不赦涼州人旋致傕汜之禍蕭俛之清介崔植

之論議皆足為唐名臣而俛議銷兵植餓朱克融輩不畀一官遂再亂河朔彼或量不足或才畧有所窮權不足以濟事知不足以知時故也以姚崇之賢惟其不知道未免為救時之相其他可知也國家有通明相曰英國晉公尚兼數公之長予謂希顏此論似涉過差至於為國朝名相以度量雄天下則在公為無媿矣在長安日乞致仕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為之時表裏山

河豈愚臣養病之地送弟有之云世事正須高著眼宦途休厭少低頭他文類此弟恒常之子嗣祖今在燕中

補歸潛志鼎字和之緊時人父持國章宗時執政公少擢第以能稱為右司郎中善占對大安末為參知政事俄出鎮平陽宣宗南渡行臺河中兵民安輯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移鎮京兆封莘國公後朝廷將伐宋取蜀召議公歸上

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公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有方面之柄者惟公一人而已

送弟恒作州

男子四方志人生五馬榮君恩何以報民政不宜輕御物當存恕存心要盡誠勿矜新號令姑守舊章程斂暴單貧困囚淹狡偽萌慈柔難禁暴苛急必傷生東郡吾將老西陲敵未平一生能幾別四事果難并方此對牀

樂愴然分袂驚荒詩何足記聊寫弟兄情

張左丞行中一首

行中字信甫莒州日照人祖華鎮西軍節度副使父暐御史大夫以武安軍節度致仕兄行簡易無體牓第一人信甫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衛紹王朝虎賊巳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得復用信甫言其必反及弑逆自為太師尚書令澤王信甫時為禮部尚書人謂必為所殺甚危之一日

虎下禮部鑄監國寶信甫持不可虎雖怒然亦竟不能殺也宣宗即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議論之際唯信甫與之抗朝廷稱焉所居拙軒有為作銘者其引云發凶豎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為明犯强臣不測之威則疾惡者以為剛蓋實録云元光末出為静難軍節度使哀宗即位首命召之遷尚書左丞後二年致政卒於嵩山之崇福宫

信甫家世儒素雖位宰相而奉養如寒士日書經史五百字為課寒暑不廢者四五十年故於書無所不讀詩殊有古意也

補歸潛志行中字信甫先名行忠避末帝舊諱改莒州人御史大夫暐之子太子太傅行簡之弟也家世以純厚稱士論以為如漢萬石君家公少擢第歷清要宣宗南渡為禮部尚書時丞相珠赫高琪擅權百官側目內廷議事公獨抗

言折之上甚喜明日拜參知政事未幾為近侍
所譖出鎮涇州到官上疏論近侍之奸士大夫
稱之正大初首召拜丞相言事稍不及前人望
頗減後致仕數年卒為人簡朴不修威儀惡衣
糲食如貧士既致仕家居惟以鈔書教子孫為
事葺園池東城號靜隱亭時時游詠其間為樂
南渡宰執中最有直名初至南京父暐以御史
大夫致仕猶康健皃行簡為翰林學士承旨公

為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右丞文獻公所畫張果像

古來人物畫為難驚見仙公樹石間莫把丹青名右相太平勲業在人寰

楊戶部慥 二首

慥字叔玉代州五臺人承安五年進士歷州縣入為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侍御史西京大農

司丞南京司農卿戶部侍郎權尚書自入戶曹
即有相望資雅重事無鉅細處之皆有法至於
知朝廷大體則又非他人所能及也京城受兵
權參知政事明年卒於河中叔玉文工於詩而
人不以能文稱特未見其文耳
補歸潛志慥字叔玉五臺人擢進士第南渡為
監察御史戶部郎中司農卿遷戶部侍郎通吏
事有能名正大末權參知政事後罷守戶部南

京降病卒嘗與余先子同任御史頗作詩
附歸潛志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不
可畏嫌避黨為自保計南渡為宰執者多怯懼
畏懦不敢有為凡處一事先恐人疑已如宰執
本進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無辜不敢辨言恐
人疑其為黨也又或轉加詰責以示無私或要
職美官寧用他流取媚於衆一登省府遽忘本
來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節義難矣然亦往

往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以是得罪也人云用智巧者竟何如哉宰相之職佐人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若樂國勢安危故當忘私去智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於百官士流賢否皆當如家人美惡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辨職業而為國者立法使百官賔客不得謁見於私第何哉其意正以防其請托而私徇也夫果

察其人私徇不公豈可使為宰相哉既已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誠不宜猶爾防閑也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於私第見百官賓客可謂遠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偉士成功名使齪齪者為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不聽也余觀南渡後為宰執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議論局局自得惟恐失之如此望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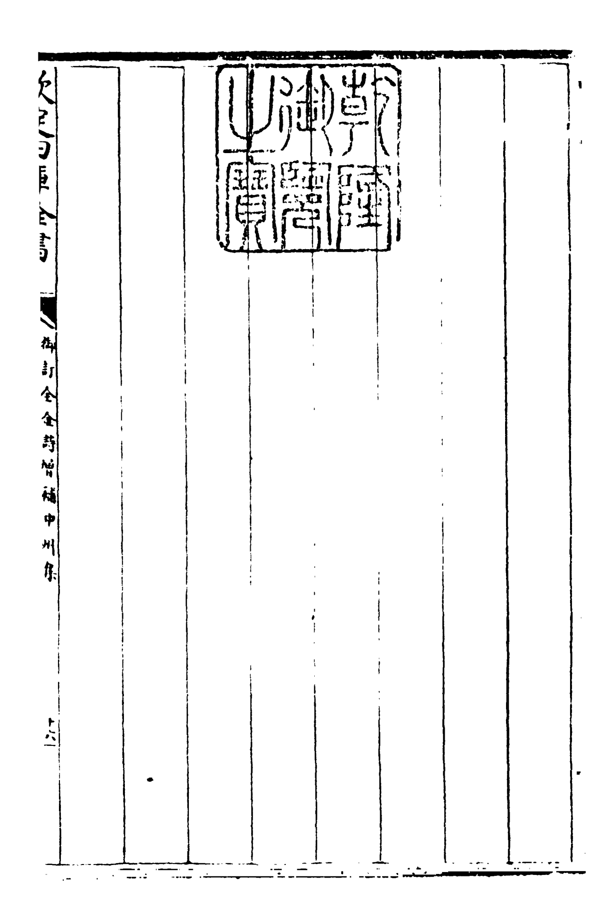
用得人聞見不塞者未之有也

過司竹監有懷王監正之

不見崧丘跨鶴仙才名留得萬人傳春郊清酒傷今日
夜雨論文記昔年宰樹謾懸公子劒高山已絶伯牙絃
故居修竹青青在寂寞終南落照邊

乾陵

牝雞一啄血波流天下何緣不姓周今日阿婆心力盡
乾陵秃似老僧頭


乾隆御覽之寶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黃嘉績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三

狀元

鄭内翰子聃一首

子聃字景純大定人少日有賦聲時輩莫與為敵天德三年第三人登科士論仍以為屈而海陵素之許也正隆二年詔景純再試擇能賦者八人先以題付之以困景純且將視其中與否

罪賞之御題天錫勇智正萬邦海陵謂侍臣漢高祖諱不避之可乎乃改作萬國及

開卷景純果第一人楊伯仁張汝霖中選劉幾

綦戩李師顔輩皆被黜海陵終不以景純為工

與被黜者兩罷之趙獻之賀啟云丹桂一枝不

失舊物青錢萬選無媿古人其為名流所稱道

如此累官吏部侍郎改侍講學士卒其賦酴醿

有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裙有意欲留仙之句甚

為詩家所稱

即事

一錢不直程衞尉五斗解醒劉伯倫讀罷離騷解衣卧門前花柳自爭春

孟内翰宗獻 六首

宗獻字友之開封人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曹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州事丁母憂哀毁致卒劉無黨題其詩卷後云簪紱忘情累山林

閲歲陰選官堂印手說法老婆心友之深於内典世路嗟前却人生變古今公乎眞不死名姓斗之南相人孔嗣訓挽云二十年間事才名一夢新衰羸驚喪母哀毁竟亡身魂返愁楓夜情留淚草春黃公酒壚在此去只悲辛汴人高公振特夫云見說平生夢前途盡目前友之未第時夢中預見前途所至於今皆驗乘除雖有數凶禍竟何縁禮樂三千字才名二十年仁人遽如許無路問蒼天又云誰謂

詩成讖清氷果自焚友之雪燭詩固知刧火終無盡誰謂清氷也自焚未幾下人嗟埋玉樹天為落文星友之隣舍李生言六月中連二世明星隕於友之所居虛靜軒前數詩雖不盡工姑并記之有以見先生於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天下重名畀之者為不偶然云

補歸潛志金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充其主文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鄭子時侍讀故一時為之語曰王司非張鄭

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學者法之然其源出於我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不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八韻類之帖壁間坐卧諷咏深思巳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天下號孟四元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静居士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於世其詩詞亦有集

補金史故事狀元官從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

宗獻四試第一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大

夫

龔平甫森玉軒

古人借宅亦種竹大是饕奇心未足高齋聞有萬琅玕

坐對懐山飲秋綠官閑勝日無一事尊酒不空仍有肉

他時剝啄叩君門高枕矮牀容我宿

舊蓄一琴棄置者久矣李君仲通為張絃料理仍

鼓數曲以詩贈之

我家箏奴憂樂同塵埃滿面鬢髮蓬鬆絃不具挂牆壁
似慙無以娛衰翁夫君一見為披拂坐使寒谷回春融
中含太古意味足雜以新態來無窮繁聲流水不可喻
直與造化相冥通形神久已坐灰槁一旦抉剔驅盲聾
寂然反聽杳難詰但覺萬竅俱玲瓏千金不得和扁力
誰謂起廢由枯桐曲終玄旨竟誰會非絃非指仍非空
拂衣欲往君且止為我來興彈悲風

張仲山枝巢

達人孤高與世踈百年直寄猶須臾歸來掩關聊自如人之不足等有餘樂哉下視濠梁魚逍遥自契蒙莊書興時馭氣游太虛我知枝巢亦蘧廬

柳塘

揺揺風影漾寒塘靜裏亭臺日月長不似隋家堤岸上亂鴉殘照管興亡

蘇門花塢

繞舍雲山慰眼新看花差後洛陽塵從君小築繁香塢不負長腰玉粒春

閏月九日

南崖烘暖貯秋光勝處相沿醑一觴俚諺難逢兩寒食閏餘今值小重陽頭風比似常年愈菊面渾如去歲黄老矣歡遊定能幾佳時此樂最難忘

趙内翰攄一首

攄字子充宛平人自號醉全老人

早赴北宫

蒼龍雙闕鬱層雲湖水鱗鱗柳色新絶似江行看清曉

不知身是趁朝人

趙文學承元一首

承元字善長先世汴人兵火間寓旅河間遂占

籍焉大定十三年詞賦第一人除應奉翰林學

士兼曹王府文學以疎放少檢得罪王府貶廢

久之遇赦量叙卒於臨洮

探春

水底流泉匹練飛麴塵著柳不禁吹杖藜恰到春生處已有人家插酒旗

張太保行簡 三首

行簡字敬甫大定十九年詞賦第一人家世儒臣備於禮文之學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徧天下南渡後遷禮部尚書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正楊内翰之美銘其墓稱敬甫天性孝

友太夫人疾不解衣者數月居喪哀毀過禮事其父御史大夫自幼至終未嘗少違顏色與諸弟居三十餘年家門肅睦人無間言率厲子弟不至為驕侈雖處富貴與素士無異平生無沉交無私謁慎勤周密動循禮法居無怠容口無俚言身無徑行雖古君子無以加故天下言家法者唯張氏為第一言禮樂言文章言德行之純備者亦唯張氏之歸有集三十卷傳於家敬

甫賦燕云王氏烏衣巷盧家白玉堂寒食云餳
粥雞毬留故事風花鬭柳鬧春城中秋云露凝
灝氣霑瑤席雲近清光護桂宮此類甚多也
補金史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歷詔學士院更
定歷名行簡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
然後賜名詔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
英等校定道用歷明昌三年不置閏即以閏月
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

三度道用歴在十三日差一日二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上進不可用當徒長行彭徽等四人各罷去久之改官禮部侍郎提㸃司天臺直學士羣臣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答因問行簡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尊號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為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

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見其意其文深雅得代言之體所著文集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録及清臺皇華戒嚴為善自公等記藏於家

六月二十九日北宫朝回

踈柳衰荷又一時清波飛葉夢靈芝年年踏盡溪邊路不覺吳霜點鬢絲

酬郭光秀才

疇昔君來事已暌豈知今我又羈棲波臣儻不辭升斗鵠卵終當遇魯雞

題子端雪谿小隱圖

出處皆天豈自由仙標終合冠鼇頭不妨貌取黄華景時向鈴齋作卧游

附趙秉文張文正公碑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以疾終於正寢訃聞

上為輟朝命勑祭勑葬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文正前代謚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惟唐括丞相與公二人而已嗚呼亦可謂榮矣初明昌泰和間明天子勵精政事修飾治具典章文物高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修國朝儀禮完然為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後垂三十年凡朝廷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於紀世宗顯宗章宗三朝之宏休

偉烈未嘗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

書詔旁午公獨任其責沛然有餘朝廷以平章

政事布薩揆軍回右副元帥完顏匡等圍襄陽

又賊帥丘崈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將士

囘俘掠公言君人者與爲將帥不同君道以仁

義爲主弔民伐罪而已將在閫外權其事宜可

也藉如軍士應須俘掠與出之自上不若出於

帥臣之爲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圍與否及欲分

淮南之半為界公言向者大舉本朝平蕩江漢

令平章軍回竊意在彼事勢或有未得如吾意

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有之彼必以我圖久駐

之計方事進取震慴畏亡求成不暇矣不必以

淮南遠近為斷其後張宕書來以朝廷所須五

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州俘畧朝議以面奉聖

旨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為辭公又言有司

之事容可擬議至於聖訓理難中止大定初益

度宋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諭令既
聖度包荒竊恐宋人以要約重難急於求請不
若使其易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
依來請廢幾兵革早息其後以叔易伯重增歲
幣函賊臣之首獻犒軍之賞公在翰苑籌畫為
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與大臣協謀蓋亦有
內相之助焉初清獻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棣
代為郎中及以尚書遷亞相公復為侍郎及清

獻公致政之後公又有御史之拜衣冠傳為榮
事故其誥命有鄭之桓武代為周司徒韋之賢
成繼作漢丞相之語公之沒朝廷以公家傳禮
學復命其弟行信為禮部尚書自非學問該博
議論篤正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勤敏之操何以
有此公諱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卒卿以
醇儒碩學顯名當世仕至鎮西軍節度副使父
暐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夫公大定十九年擢

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公性純厚端懿謹愼周密口無擇言而為善不近名修道不求容惟以公勤忠直自結人主之知是以歷仕累朝俱蒙寵遇平生少交遊寡言笑嘗以謙敬自持待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卒之日朝士大夫哭之哀焉曰世不復有斯人也其家風醇謹似萬石君通達典故似虞祕書經學論議似陸宣公詔誥典冊似李贊皇人得其一已獨厭餘不幾

於全乎銘曰天地元醇降為仁人含和醞真不淄不磷行為世表文演帝綸家傳禮學載筆終身敢有二事隆其清芬歷仕四朝寵數益新何以致之惟敬與勤緇衣美鄭德星聚陳顧後絶配瞻前無隣惟清獻公如萬石君歳時問勞寢膳以間慶建白首朝服事親明星忽逝孤月獨晨忠厚之氣歿為明神公卒汴陽而葬南原過者必式惟文正之墳

張內翰檝 四首

檝字巨濟先世泰州長春人有官於山陰者遂占籍焉曽祖頤宗銀青榮禄大夫祖惠懐遠大將軍父天白號縣簿巨濟明昌五年詞賦第一人仕至鎮戎州刺史為人有藴藉善談論文賦詩筆截然有律度時人甚愛重之陝州詩云駭浪奔生馬荒山卧病駞永寧劉氏園亭云菊老芙蓉衰梨柿葉爭絳叩門人不麈一犬吠深巷

此類甚多

秋興

飄零千里道窂落半生愁殘月如新月今秋似去秋露濃花氣重風細竹聲幽何日清溪上煙蓑一釣舟

客中

絳脣花不語青眼柳初眠壓去尋芳馬香來載酒船歸期仍雁後野興已鷗邊惆悵無家客春風又一年

蓮實

水妃擘出紺珠囊玉筍彫盤喜乍嘗膚白已攙新藕嫩心青猶帶小荷香鬬餘翠鳥零珍羽飛盡黄蜂露蜜房口腹累人良可笑此身便欲老江鄉

初夏

小園緑笋間朱櫻點綴年華似有情露浥葛巾晨氣潤風隨竹簟晚涼生閒窺黠鼠潛身處静厭飛蚊遶鬢聲安得冷泉幽石畔解衣盤礴樹隂清

閑治中長言八首

長言字子秀濟南長清人客居兖州之嵫陽祖俊行臺南膀父時昇任忠傑膀高曾以來登科者六世矣子秀少日慕張忠定之為人故名詠避衛紹王諱改焉幼孤養於從祖能自振厲好學工詞賦閒有前人句法性本豪俊使酒任氣及游京師乃更折節遂以謹厚見稱酒酣耳熱故態稍出嘗以第一流自負屏山獨深知之不以為過也平生多奇夢果魁天下士論厭服在

翰苑十年出為河南府治中被召以道梗不得

前卒於亳州子魯瞻魯安今一孫在洺州

北齊行

天保大人襲世貴未待齊成已無魏讖裹方傳近水羊

夢中先兆攻城蝟六君三世都能幾二十八年翻手裏

細思孝靜靈運詩天道好還非妄矣

應制中秋

壁月當秋夜未闌漢宮高會浹宸歡塊蘇壓世三千界

珠翠瑤光十二欄桂實飄香浮壽斝露華零潤溢仙盤都人側聽雲韶奏共指天家是廣寒

博索道中書事

此地先經戰人生苦未聊泉源疏地脈田壠上山腰敗石平危徑枯柴補短橋曉烟明遠爨暮雪暗歸樵屐滑心頻悸梯危骨欲消解鞍空倒卧無夢訖通宵

送麗酒麗橙與秀實御史

驄馬朝回畫閣深遙知春意領梅心麗橙嬌軟麗尊小

聊助風流對淺斟

閻立本職貢圖

謣謣昌周此一書形容獒貢寫成圖寧知右相無深意莫指丹青便厚誣

盤山招隱圖

畫出中盤望隱歸嗚珂朝馬尚遲遲賦詩未敢輕相誚却恐吾山也勤移

三門集津圖

津門未為天下險勿作駭相觀茲圖偃月堂中李林甫有人能寫此心無

丁氏思祖亭

鶴野三千里皃函五百年人間仍舊德龜筮得新阡族屬東州望衣冠鼻祖傳異時誰式墓應識子孫賢

李治中著一首

著字彥明真定人高才博學詩文得前人體工於字畫頗尚玄言承安二年經義第一人在翰

林七年出副定州召為戶部員外郎坐大中黨

事謫臨洮府判官量移西京路按察司判官遷

彰德府治中城再陷避於塔上兵入招降大罵

不從掘塔倒而死

觀音院書閣

明巷蓬蒿一尺深小軒岑寂似山林鳥聲落枕有高下

山色闚人無古今客裏三年侵老境牀頭一易浣塵襟

晚涼凝坐忘言裏滿地西風白玉簪

附歸潛志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文學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即授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稱上意多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民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索其詩澤民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學詩遑遽獻詩云佳節

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補故當時
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
附金詩紀事案元好問續夷堅志呂内翰造字
子成其大父延嗣父忠嗣俱第狀元子成未第
時夢金龍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歲經義
魁南省詞賦繼擢殿元閣門請詩有狀頭家世
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元之句而歸潛志復載
其不能詩如此恐一時過為嘲笑或失其實也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三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四

宋耆舊

宇文太學虛中 五十首

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上京諸虜俘謀奉叔通為帥奪兵仗南奔事覺繫詔獄諸貴先被叔通嘲笑積不平必欲殺之乃鍜鍊所藏圖書

為反具叔通歎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喻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風旨幷寘士談極刑人至今寃之

補歸潛志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彥高視宇文為後進宇文止呼為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嘆皆作樂章一闋宇文作念奴嬌有宗

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仙肌勝雪雲鬟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輙曰當詣彥高也彥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裁綴緝皆若天成真竒作也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

若夫樂章則剪裁古人語亦無害但要能使用
爾如彦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
遠不露圭角不猶勝於宇文自作哉
鄭下趙光道與余有十五年家世之舊守官代
郡之崞縣聞余以使事羈留平城與諸公相從
皆一時英彦遂以應舉自免去駕短轅下澤車驅
一僮二驢扶病以來相聚凡旬日而歸昔白樂天
與元微之偶相遇於夷陵峽口既而作詩叙别雖

憔悴哀傷感念存没至歎泣不能自已而終篇之意蓋亦自開慰況吾輩今日可無片言以識一時之事邪因各題數句而余為之叙夜將半各有酒所語不復鍜鍊要之皆肺腑中流出也光道名晦時為代州士曹善篆隷詩筆高雅有集傳河東今不復見矣

窮愁詩滿篋孤憤氣填胸脱身枳棘下顧我雪窖中竟日朋盍簪論文一樽同飜然南飛燕卻背北歸鴻人生悲與樂倚伏如張弓莫言竟憒憒作書怨天公

古劍行為劉善長作

公家祖皇提三尺素靈中斷開王迹自從武庫衝屋飛化作文星照東壁夫君安得此龍泉秋水湛湛浮青天夔魖奔喘禺强護中夜躍出光蜿蜒拄頤欞具男兒飾彈鋏長歌氣塡臆嶙峋折檻霧天威將軍拜伏姦臣泣龍泉爾莫矜雄鋩不見鳥盡良弓藏會當鑄汝為農器

一劍不如書數行

白菊

西風蕭颯百草黄南齋白菊占秋芳主人好事不専饗擷送客館分幽香幽香清豔兩難得氷雪肌膚龍麝裛悄然坐我蘂珠宫玉斧瑶姬皆舊識仙家靰菊名日精我今號爾為月英月中風露秋夕好感此仙種來曽城憑君傳與金天令月與霜姿駐清景重陽好伴白衣來

五柳先生憶三逕

還舍作

燕山歸來頭已白自笑客中仍作客此生悲歡不可料

況復吾年過半百故人驚我酒尚狂為洗缾罍貯春色
酒闌人散月盈庭靜聽清渠流滮滮

庭下養三鴛鴦忽去不反戲為作詩

先生久忘機為爾虞矰繳一朝長羽翮萬里翔寥廓誰
信惡溝鴟忽作華表鶴豈無三玉環遺音嗣黃雀

予寫金剛經與王正道正道與朱少章復以詩來

輒次二公韻　次正道韻

平生幸識繫珠衣窮走他鄉未得歸有客為傳祇樹法

此心便息漢陰機百千三昧一門入四十九年諸事非
寄與香山老居士要憑三義發餘輝

又　次少章韻

前世曾為粥飯僧此生隨處且騰騰經中困認人我相
教外都忘大小乘寫去欲憑居士頌信來如續祖師燈
他年辱贈茅菴句誰謂因緣昔未曾

郊居

芒屨松冠野外裝茶鐺藥竈靜中忙含風荇逐波紋展

著雨花連土氣香停策仰簷朝覓句披襟穿樹晚追涼
蓬蒿似欲荒三逕疎嬾誰知意更長

歲寒堂

洞戶延清吹庭除貯綠陰不隨風月媚肯受雪霜侵潤
入珠泉爽聲傳玉帳深主人留勝賞同此歲寒心

重陽旅中偶記二十年前二詩因而有作

舊日重陽厭旅裝而今身世更悲涼愁添白髮先春雪
淚著黃花助晚霜客館病餘紅日短家山信斷碧雲長

故人不恨村醪薄乘興能來共一觴

春日

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風遥憶東吴此時節滿江鴨緑弄殘紅

巳丑重陽在劒門梁山鋪

兩年重九皆羈旅萬水千山厭逺遊白酒黄花聊度日青萍緑綺共忘憂却憐風雨梁山路不似蒓鱸楚澤秋何必東臯是三逕此身天地一虚舟

生日和甫同諸公載酒袖詩為禮感佩之餘以詩

為謝

詞人詩句壓離騷按膝長吟意自豪袖裏虹蜺衝霽色筆端風雨駕雲濤將衰難稱千年祝增重虚蒙隻字褒太史已應飛急奏文星偏傍使星高

和題稽古軒

堆架縑緗䇲部居眼前長物埽無餘避嚚肯要鄰人卜論友先尋上世書汲古不須憂綆短隨波聊復任舟虚

勿欺丈室纔容膝六合神游有日車

己酉歲書懷

去國悤悤遂隔年公私無益兩茫然當時議論不能固今日窮愁何足憐生死已從前世定是非留與後人傳孤臣不為沈湘恨悵望三韓別有天

涇王許以酒餉龍溪老人幾月不至以詩促之龍溪叔通別號也

先生寂寞草玄文正要侯芭作富鄰客至但須樽有酒

日高不怕甑生塵急催嶺外傳梅使來餉籬邊采菊人

已埽明窗供點筆為君擬賦洞庭春

從人借琴

嶧陽慣聽鳳雛鳴瀉出泠然萬籟聲已厭笙簧非雅曲

幸從爨爨脫餘生昭文不鼓緣何意靖節無絃且寄情

乞與南冠囚縶客為君一奏變春榮

過居庸關

奔峭從天折懸流赴壑清路回穿石細崖裂與藤爭花

已從南發人今又北行節旄都落盡奔走愧平生

晚宿糶武關

山輿煙雲暝溪兼氷雪流寒枝啼秸鞠煬室聚咿嚘此日征行困何時喪亂休尚矜爭席好無復舊鳴騶

安定道中

落日塵埃壯陰風天地昏牛羊爭隘道烏雀聚空村跛叟傷行役光華誤主恩未甘遲暮景伏櫪意猶存

上烏林大使三首

平生隨牒浪推移只為生民不為私萬里翠輿猶遠播一身幽圄敢終辭魯人除館西河外漢使驅羊北海湄不是故人高誼切肯來軍府問鍾儀

拭玉轅門吐寸誠敢將緩頰沮天兵雷霆儻肯矜彫弊草芥何須計死生定鼎未應周命改登壇合許趙人平知君妙有經邦策存取威懷萬世名

當時初結兩朝歡曾見軍前捧血盤本為萬年依蔭厚那知一日遽盟寒羊牽已作俘囚獻魚漏終期網罟寛

幸有故人知底蘊下臣獲考敢謀安

姑蘇滕惇禮榜所居閣曰齋心成都宇文某作詩以廣其意

不是憑虛避世喧此中於物本無緣靜看畏影徒勞爾題作齋心亦且然意識已隨言語斷生涯聊任歲時遷老夫未涉天游趣三復南華第四篇

和高子文秋興二首

沵碧平猶漲霜紅粉已多駒年驚過隙梟影倦隨波散

步雙扶老棲身一養和羞看使者節甘荷牧人蓑好問按養和几名事見江湖散人集扶老見歸去來辭

搖落山城莫棲遲客館幽葵衰前日雨菊老異鄉秋自信浮沈數仍懷顧望愁蜀江歸棹在浩蕩逐春鷗

又和九日

老畏年光短愁隨秋色來一持旌節出五見菊花開強忍玄猿淚聊浮綠蟻杯不堪南向望故國又叢臺

中秋覓酒

今夜家家月臨筵照綺樓那知孤館客獨抱故鄉愁感激時難遇謳吟意未休應分千斛酒來洗百年憂

四序回文十二首

春

短草鋪茸緑殘梅照雪稀暖輕還錦褥寒峭怯羅衣

翠連氷綻日香徑晚多花細筍抽蒲密長條舞栁斜

折花幽檻小傾酒緑杯深蝶舞輕風曉鶯啼老樹陰

夏

翠密團窓竹青圓貼水荷睡多嫌晝永醒少得風和

草徑迷深緑蓮池浴膩紅早蟬鳴樹曲鮮鯉躍潭東

暴雨隨雲驟驚雷隱地平好風揺簟透輕汗挹氷清

秋

晚日欣簾捲涼風覺袂揺遠吟高興遣長醉宿愁銷

短葦低殘雨虛舟帶晚潮斷鴻歸暗浦疎葉墮寒梢

慼慼蛩吟苦茫茫水驛孤日銜山色暮霜帶菊叢枯

冬

鶻健呼風急烏啼促景殘窟深宜兎蟄蒲折蔭魚寒

裂瓦寒霜重鋪窓月影清滅燈驚好夢孤枕念深情

秀栢留陰綠芳梅蘸影斜溜簷氷結玉裝樹雪飛花

燈碑五首

清陰靄靄匝城闉萬井熙熙桃杏春紫陌傳呼旌旆出

重臣新佩玉騏驎

鈿軸天章拜異恩驂驔花騎暎朝暾手持禁鑰千門肅

官壓東宮二品尊

壘原清照白登山彌隴連天麥浪寒劍戟漸銷農器出
人家只識勸農官
九夏南風入舜琴恩風澤雨浹飛沈陪京最是儀刑地
先識君王解慍心
枹鼓無聲獄訟空懽謠聲壤萬家同時人共解班春意
兵寢刑清第一功
館中書事
雨來蒸鬱似江鄉雨過西風特地涼尚有庭花供客恨

可無罇酒慰幽芳

時習齋

未厭平生習氣濃更將餘事訓兒童魯論二萬三千字悟入從初一句中

醉經齋

傍人但笑腹便便枕藉詩書正晝眠不識先生真悟處未離文字已逃禪

醉墨齋

旋汲清泉起縠紋定知婁永是前身箇中自可逃真性
不用淋漓汙葛巾

烏夜啼

汝琴莫作歸鳳鳴汝曲莫裁白鶴怨明珠破壁挂高城
上有烏啼人不見堂中蠟炬紅生花門前紺幰七香車
博山夜長香燼冷悠悠蕩子留倡家妾機尚餘數梭錦
織恨傳情還未忍城烏為我盡情啼知道單棲淚盈枕

附大金國志宋遣使宇文虛中來祈請二帝堅

不許之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絶域遂詔
赴行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嗣副
之尋又遣劉誨王貺為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
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
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
附三朝北盟會編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詔
存恤宇文虛中子孫虛中建炎二年為祈請使
使於金國不得如所請遂不肯還朝獨令其副

楊可嗣歸上思虛中忠節乃詔存恤其子孫虛
中在北聞劉豫任用張孝純常寄詞與孝純其
絕句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為道西山賦蕨薇
附宋名臣言行續録公初使北為所留後為所
用公知東北之士憤不為北用密以信義感發
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談同謀欲
因金主郊天就劫之先期以蠟書來告南朝欲
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公與其子師

瑗皆坐誅闔門無譙類留正曰公之忠亦可考矣方建炎之初以資政殿大學士奉命使金留縶金庭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孥於金則紹興十二年也公在金久其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師瑗暨翰林學士高士談謀舉事欲因九月金主祭天而劫之諸王宗親約為内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

附金詩紀事叔通雲館之集既見輕於朱少章

史又謂洪皓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皆以其受金官故也然觀仕金之後宋所以待舊臣者其禮有加繼因其受誅於金為之贈官追謚賜廟置後優卹備至如北盟會編及名臣言行録諸書皆稱其忠節如此蠟書之告郊天之約言之鑿鑿則似乎蓄意復讐如李少卿所云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者事誠有之不盡出於羅織鍛鍊而高子文之被殺亦非獨蠟書之為禍

胎也

吳學士激二十五首

激字彦高宋宰臣拭之子王履道外孫而米芾元章壻也工詩能文字畫得其婦翁筆意將命帥府以知名留之仕為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有東山集十卷并樂府行於世東山其自號也出散關詩云春風蜀棧青山盡曉日秦川綠樹平愈甫索水墨以詩寄之云煙拂

雲梢留淡白雲蒸山腹出深青三衢夜泊云山侵平野高低樹水接晴空上下星太清宮云玉座煙霞春寂寂石壇星斗夜蒼蒼呈正甫云手版西山聊復爾角巾東第定何時遊南溪潭云竹院鳴鐘疑物外畫橋流水似江南飛瀑巖云數樹殘花喜春在一聲啼鳥覺山深詠鄭邸故伎云玉雪自知塵不涴丹青難寫酒微醺送樂之侍郎云四海蒼生謝安石一言宣室賈長沙

送韓鳳閣使高麗云海東絶域皇華使天上仙官碧落卿偶題云江湖欹枕夢風雪打窻時此類甚多樂府夜寒茅店不成眠南朝千古傷心事誰挽銀河等篇自當為國朝第一手而世俗獨取春從天上來謂不用他韻風流子取對屬之工豈真識之論哉

山中見桃花李花

錦里春風徧海棠別時無計奈紅芳山中桃李渾疑晚

猶有殘花斷客腸

長安懷古

佳氣猶能想鬱葱雲間雙闕峙蒼龍春風十里灞陵樹曉月一聲長樂鐘小苑花開紅漠漠曲江波漲碧溶溶眼前疊嶂青如畫藉問南山共幾峰

宿湖城簿廳

日遲風暖燕飛飛古柳高槐面翠微卷上疎簾無一事滿池春水照薔薇

窮巷

窮巷無來轍貧家有舊醅窓明憐雪在睡美覺春回菜甲方齊拆梅花亦半開茅簷鳴好鳥節物莫相催

偶成二首

一番瘦筍刕林槍松架陰陰盡日涼繞屋雲烟無定態連山草木有真香

蟹湯兔盞鬬旗槍風雨山中枕簟涼學道窮年何所得只工埽地與焚香

病後寄開甫

暗蛩咽幽響隙月漏微光溪上風雨過翛然有餘涼病瘦鶴骨立低垂不能翔懷我中山丸開經焚道香猿嘯耿清夜鐘鳴悠夕陽商秋早晚至夢寐松楸蒼

過南湖偶成

杏山松檜紫坡陁湖面無風亦自波緑鬢朱顔嗟老矣落花啼鳥奈春何詩人未必皆憔悴世事從來有折磨列坐流觴能幾日誰知對酒愛新鵞

夜汎渦河龍潭

輕舟弄素月靜夜橫清渦天風毛髮亂踈星燦明河圖經記父老冥寞年歲多淵沈三千丈湛碧寒無波微流帶文藻絕岸無柔莎炯如帝鴻鏡可鑒不可磨中蟠至神物役使羣蛟鼉蜿蜿頭角古勁鬛誰敢劘深宮照珠貝頗費蚌與螺何時葛陂竹化作陶公梭

秋興

後園雜樹入雲高萬里長風夜怒號憶向錢塘江上寺

松窻竹閣瞰秋濤

晚春言懷寄燕中知舊

閒雲洩洩日暉暉林斧谿舂響翠微天氣乍晴花滿樹人家久住燕雙飛鄰村社後容賒酒客舍新來未綻衣遥憶東郊亭畔柳歸時相見亦依依

歲暮江南四憶

瘦梅如玉人一笑江南春照水影如許怕寒粧未匀花中有仙骨物外見天真驛使無消息憶君清淚頻

天南家萬里江上橘千頭夢遶閶門迥霜飛震澤秋葉
深宜映屋香遠解隨舟懷袖何時獻庭闈底處愁
吳淞潮水平月上小舟橫旋斫四腮鱠未輸千里羮蓴
虀香不厭照箸雪無聲幾見秋風起空悲白髮生
平生把螯手遮日負垂竿浩渺渚田熟青熒漁火寒憶
看霜菊艷不放酒杯乾此老垂涎處糟臍箇箇團

述懷

旅食空彈鋏歸休合挂冠烟塵榆塞遠風雨麥秋寒巢

燕長如客鳴蛙不屬官柴門江漲到落日下漁竿

喜晴和張魯瞻

原野恍新沐豐隆寧世情鳥歸林靄暝樓射澗虹明春草牛羊遠人家機杼鳴慘舒常有命誰復問陰晴

國公女生日席上命賦

雪射瑶堦月春回玉女扉雲中三秀草石上六銖衣酒熟鵝兒色身輕燕子飛客槎還汎斗誰解卜揩機

秋夜

豈有涓埃補聖明强扶衰病厠豪英夜窓燈火青相對
曉鏡髭鬚白幾莖年去年來還似夢江南江北若為情
石田茅舍君家近籍與林泉送此生

招趙資深拾遺

別久貌逾壯道同心更親移居近韋杜相對邈參辰雪
少似饒客鳥喧知得春歸期淹幾日莫厭馬蹄頻

同兒曹賦蘆花

天接蒼蒼渚江涵裊裊花秋聲風似雨夜色月如沙澤

國幾千里漁村三兩家翻思杏園路鞭裊帽簷斜

張戡北騎

張生鞍馬客幽都却笑靈光筆法𪎭纸今白首風沙裏憶向江南見畫圖

早春

寂寂重寂寂出門春草齊晚芳猶著樹江漲欲平溪山暝有時雨村深何處雞遠山緣底恨故作傍人低

雞林書事

箕子朝鮮僻逢丘弱水寬儒風通百粵舊史記三韓邑
聚居巢慣邊裝被髮安猶存古籩豆兼用漢衣冠兔穎
家工縛鮭腥俗嗜餐騎兵腰玉具府衛挾金丸長袖鳶
窺肉都塲狖掛竿琴中蔡氏弄指下祝家彈主禮分庭
抗賓筵百拜難漬橙秔釀旨滋桂㢊脩乾潑墨松如櫛
隤墻石似丹地偏先日出天迫衆山攢鵬翼異雲帆遠羊
腸石磴盤由來異文軌休訝變暄寒事可資談柄誰能
記筆端聊將詩貌取歸作畫圖看

題宗之家初序瀟湘圖

江南春水碧於酒客子往來船是家忽見畫圖疑是夢而今鞍馬老風沙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四